

次文化語言

● 林荣芝 著



盜墓人

林荣芝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灯花集. 盗墓人 / 林荣芝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7. 7

ISBN7-80074-974-6

I. 灯…… II. 林…… III. 小说 - 中国 - 当代 - 选集 IV.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23556 号

盗墓人

著 者 / 林荣芝

责任主编 / 莫非

责任编辑 / 田勇

封面设计 / 滕小松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遂溪人民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68 毫米 1/32 印张 / 7……字数 15 万字

版 次 /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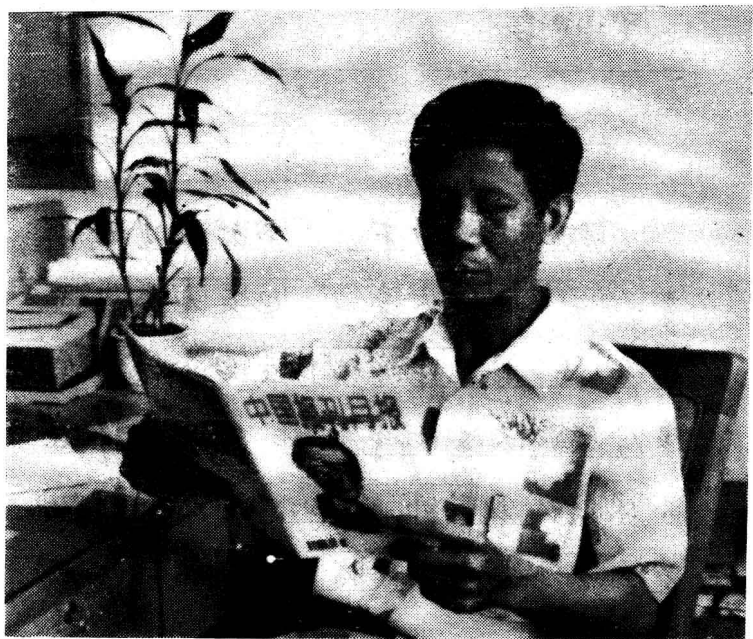
邮政编码: 100028

ISBN7-80074-974-6 / I252

地址: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定价: 12 元



作者近照 (叶凯 摄)

作者简介:

林荣芝,男,广东吴川人,青年作家。已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二百万余字,有多篇小说被《小说月报》、《作家文摘报》、《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选刊选载。有多篇小说被译成外文介绍到日本、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多次获得全国、省级文学奖。已出版小说集《野妹》和散文集《女大当嫁》,其中《野妹》一书获全国首届微型小说集优秀奖。

中山日報

后 记

做作家要写书，写书就希望能出书，出书就得“大流血”。这是我第三次从羞湿的腰包中掏钱自费出的书。在当今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除了大作家不用掏钱出书外，其他作家那一位不是自费出书的？更何况像钱这样不入流的作家。这不认不说是中国文坛的一种悲哀。

常有外行人问我，既然你出书没钱赚，岂不是为了出名？当其统其问我就绝处了。我不好回答，只好反问他们，倘若你做了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又是对人类有益的事，没得拿钱，

作者手迹

目 录

序	蒋子龙(3)
---------	--------

辣椒坡	(5)
河边捡回的爱	(9)
小数点	(13)
装电话以后	(18)
狗 性	(23)
局长的丈夫	(31)
海角情	(35)
神 医	(44)
紫 燕	(51)
偷 情	(62)
余火活进城	(71)
喇叭坡与长嘴婶	(76)
这里有鲜花看谁摘到它	(85)
激 流	(92)
打开多情的闸门	(102)
不会忘记那片深情	(109)
古巷·古井	(118)
巴士女	(129)
洒向人间都是爱	(140)
爱你爱到发烧	(150)

盗墓人	(161)
老夫老妻	(175)
相亲	(179)
越狱	(184)
凿石碑的老汉	(190)
月牙儿你看到什么	(203)
再婚人	(209)
船家	(218)
后记	(232)

目 录

序	蒋子龙(3)
辣椒嫂	(5)
河边捡回的爱	(9)
小数点	(13)
装电话以后	(18)
狗 性	(23)
局长的丈夫	(31)
海角情	(35)
神 医	(44)
紫 燕	(51)
偷 情	(62)
余火活进城	(71)
喇叭嫂与长嘴婶	(76)
这里有鲜花看谁摘到它	(85)
激 流	(92)
打开多情的闸门	(102)
不会忘记那片深情	(109)
古巷·古井	(118)
巴士女	(129)
洒向人间都是爱	(140)
爱你爱到发烧	(150)

盗墓人	(161)
老夫老妻	(175)
相亲	(179)
越狱	(184)
凿石碑的老汉	(190)
月牙儿你看到什么	(203)
再婚人	(209)
船家	(218)
后记	(232)

序

蒋子龙

不单是当代文坛，就是任何一个领域里最平常的人，谁不想突然间不平常起来？逞强斗勇，标新立异，一鸣惊人，出人头地，大红大紫，大发大火……今天一个新口号，明天一个新主义，后天一个新实验，花样百出，令人眼花缭乱。就在炫奇弄怪成了一种社会时尚的时候，广东中山的林荣芝，生活在“开放的前沿”，很有条件在一次又一次的新浪潮中追波赶浪，玩出点“绝活儿”来。可此君偏偏以平常人的哀乐为怀，以平常人的心感受平常人的命运，以平常的语调讲述平常人的故事……

在心浮气躁的今天，人们总想看到点不平常的事情，林荣芝的这些平常人的故事会有人爱看吗？

不管别人，我接到书稿后是一次读完的。读后通身清爽，心性平和，洋溢着由衷的愉悦。林荣芝笔下的这些平常人，可亲可近，充满活趣，禁不住生出一种错觉，想到那些地方去走走看看，和那些人在一起生活一段时日。

原来这些年看够了各式各样的花招、噱头、自命不凡、矫情作态，折腾到最后没有成为“不平常”，反而失去了平常人的品格：平实和明快。变得浮华，夸饰，已惹人厌烦。林荣芝的小说看似平常，平平常常地读下去，却发现了其中的不平常：乡野山寨，海边渔村，市井勾栏，草茅瓦舍，丑男的幸运，俊妇的失败，老石匠的悲哀，老船工的失算……一个个人物鲜活可爱地跃然纸上，字里行间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生活芳香。这是那

种原汁原味的生活，真实简拙，清奇醇厚，尽管也有恶的成功和善的失败，但不掩生活本身的强大、宽厚和仁爱，让人情不自禁地喜欢它，想望它。

——如今不是经常能读到可让人心神愉悦的小说啦。

这些短篇小说不铺陈豪华，不炫耀文法，作者怀着真挚的关切的有时是幽默的心境看待乡间的平常人和平常事，有来道去地从容说出，貌似平铺直叙。却不缺少引人的情节张力，越读下去越有味道，到最后自然流淌出一股新意。小说的魅力就在于提供了一个个平常人的故事，而人的故事又总是最迷人的。

其实，大家都是平常人，人的灵魂都是无限宝贵的。因而写出这些灵魂就有无穷的乐趣。我想，林先生之所以写得沉着而有激情，表现出一种平实的自信和自主力，就因为生活从来不会陈旧过时，人的灵魂也不会陈旧过时。

他的文风不张扬，却有自己丰厚的优势。性情所至，风格自成。

大概是四、五年前，第一次接到署名“林荣芝”的约稿信。尽管这个名字很美且色彩丰富，不知为什么我还是觉得荣芝是个男子。此后我们俩人一直无缘谋面，也未通过电话。前不久他寄来书稿请我作序，我便想当然的以先生相称。倘若荣芝果真是位女子，我就此声明此序作废——我看人如此不准，还有什么资格议论人家的小说？

辣椒嫂

水寨村地处鉴江口岸，村四周大江小河纵横交错，自古便有鱼米之乡美称。

水寨村前后左右种满了柳树和毛竹，远远望去，红砖青瓦掩映在绿树丛中，与银白的大江小河相辉映，更显出水乡特有的秀美。

辣椒嫂是五年前从边远的山区嫁过来的。

辣椒嫂长得很好看，圆圆的脸，像一个圆圆的辣椒。圆圆的屁股，走起路来左一摇右一晃，像一个圆圆的辣椒挂在竹竿上，风掠过，左右摇晃，惹得村里的汉子的眼睛左转右转。辣椒嫂长得最漂亮最突出的还是她那双眼睛。弯弯的眉毛下嵌镶着一双杏眼，水灵灵的，炯炯有神。大家叫她“辣椒嫂”，自然有来历。

村里有条“赖皮狗”，三十多岁没娶到老婆，整日疯疯癫癫的在妇女群里转。有时拧这个妇女一把有时拍那个妇女一巴，弄得村里的妇女有苦难言。

有一个热天，辣椒嫂穿着一件单衣坐在古榕树下补衣服。“赖皮狗”路过，见她那两个圆圆的奶子微微晃动，心里痒痒的，便走上去想摸一下。不想辣椒嫂眼急手快，挡开了。辣椒嫂火了，拿起剪刀直取“赖皮狗”，扬言要将他那两个“下水”剪下来曝光。吓得“赖皮狗”丢下水桶落荒而逃。辣椒嫂紧追不舍，追了三三九条巷，引得一村子的人都走出家门来看热闹。从

此，“赖皮狗”才有所收敛。

辣椒嫂不但长得漂亮，她的农活也干得漂亮。她管理的蔗园，满园的碧绿。她种的黑蔗，比别人的甜脆。

有人打趣问她：“辣椒嫂，你种的蔗又甜又脆，是不是你的尿特别肥？”

“还用说。”辣椒嫂不脸红也不生气，咕咕地笑道，“你老婆人靓尿更好使，回去叫她天天忍尿到蔗地来拉，包你的蔗更甜更脆！咕咕咕……”

辣椒嫂的笑声好响好亮，笑得周围的人都肉麻麻的，笑得打趣的人脸红红的。

村里的蔗，在辣椒嫂的笑声中长高了，长甜了，格外的惹人。每逢金秋送爽的季节，邻村便有人来偷蔗吃。对付孩子，很容易，抓到了，揪揪耳高呼一声，全给吓跑了。而小青年偷蔗，就难以对付了。尤其是邻村的阿牛，无父无娘无人管，整天跑来偷蔗吃，哪根大哪根甜便偷哪根吃。损失自然是辣椒嫂的多了。辣椒嫂火了，便挑粪泼在蔗上。但阿牛不怕臭，还偷，偷到河里洗净吹“横箫”。

有一回，阿牛偷了几根蔗，把衣服挂在河边柳树上，跳到河里一边洗澡一边咬蔗。不想辣椒嫂突然从蔗林里钻出来：“好大的牛胆，连我辣椒嫂的蔗也敢偷？”

阿牛先是一颤，但转头见是辣椒嫂，便嘻嘻笑道：“辣椒嫂，我不是偷，是借。你记着吧，我吃了你多少根来年还你多少根。”

“放屁！不把蔗还给我，你今日休想回家！”辣椒嫂顺手扯起一条扶蔗的竹子，朝河中的阿牛打去。

阿牛见状，立刻来个泥鳅钻底，在河中央冒了出来：“打

呀，有本事下河来打。”辣椒嫂打不到阿牛，又气又急。她眉头一皱，用竹子把衣服一挑，便像扛着七彩旗子一样头也不回向东走去：“阿牛，今天让你在河里泡个够吧！”

阿牛见辣椒嫂拿走了衣服，急了，便扑向河岸，但当他站起身子时，瞧见自己下身毛茸茸的，忙又跳回水中，并哀求道：“辣椒嫂，你放过我吧，下次我再也不敢偷吃你的蕉了。”

“如果再偷呢？”辣椒嫂回转头问。

“再偷，不得好死！”阿牛这回真的服了，“辣椒嫂你大人有大量，就饶我这回吧？”

“咕咕咕，我以为没人能治你这头野牛呢！”辣椒嫂见阿牛那惶恐状，笑得弯了腰。

深秋，是收获的季节。

一大早，家家的男人都挑上一担黑蕉到河边候船。人们左等右等，都不见辣椒嫂的男人来，船艄拔起竹篙，准备开航。

“等一等——”蕉林里，闪出了辣椒嫂。她挑着一大担黑蕉，气喘吁吁向船儿走来。

“辣椒嫂，昨夜你又缠你家男人啦？日头都一竿子高了，他还不起床？”有人哈哈打趣说。

“他不来，我去卖。”辣椒嫂见他们不相信，正正经经地说，“我家那男人耙田犁地倒不错，可做买卖不行哩。”

“辣椒嫂，怕你没出过城，到时找不到我们会掉队呀！”

“我辣椒嫂有口有嘴就不会问？”辣椒嫂朝二叔手一挥，“二叔，做买卖赶早，开航！”

太阳西沉了。乡亲们已售完蕉上船回家，船儿驶过一道弯又转过一道弯。

这时，辣椒嫂突然感到小肚有点发涨，便朝二叔道：“

叔，请你泊泊岸。”

“泊岸干什么？”

“我要……我要……”辣椒嫂的脸刷地红了。

“你要干什么？不说不泊岸。”

“我要撒尿！”辣椒嫂话刚出口，脸又刷地红了起来。

“嘘，还以为是什么重要事呢！要尿就尿，何需上岸？”“赖皮狗”来了兴致，存心报复她一次。“对晔，你尿你的尿，我们转过脸去。”二叔也打趣说。

“对，我们转过脸去，辣椒嫂，尿、尿！”

男子汉们全都现出了水乡野男子的本性，拍着掌，高呼着。有的还说些挑逗性的笑话。

辣椒嫂哭不得笑不得，用力夹住双腿。她晓得，如果一笑，就会尿出来。

“泊不泊岸？”辣椒嫂实在忍不住了，站了起来，像哭的样子，很凶。

“不泊！”

“野种！”辣椒嫂骂了一句，纵身一跃，“扑通”的一声，跳到河里去了。

“停船，快停船——”“赖皮狗”跟着跳下河去。

辣椒嫂在河里游着，一会儿便朝船边游了回来。

“赖皮狗”扶辣椒嫂上船后，见她湿淋淋的，又好气又好笑地问：“辣椒嫂，下回还敢跟我们上城卖蔗不？”

辣椒嫂随手抓起一截甘蔗，往嘴里咬了一口，坚定地说：“还上！”

原载《羊城晚报》93年1月31日

河边拾回的爱

一弯新月高高地挂在天空，银色的月光洒在小屋上，显得是那樣的静谧，那樣的明媚。屋前的小路，香蕉，桃树，带着不同的颜色和形态，在银白的月光下，似乎都含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屋外的月光下，站着一位很美很美的姑娘，她人美，名字也起得漂亮，秋秋。

屋里的台灯下，坐着一位其貌不扬的小伙子，他人不怎么样，名字也不怎么样，实实。

“喂喂，”她诡秘地向他招了招手。

“嗯，嗯，”他老实地向她点了点头。

然后，月老把他悄悄地拉了出来，春风轻轻地送她上去，叽叽喳喳的接上了话头。说什么，情人的话，只有鬼知道！“哎哟……”一位老大娘小心翼翼拉开窗帘，看见两人在说悄悄话，差点羞得喊出口！她是谁？难道……真的秋秋？

她云一般地飘走了，他风一样地流进屋里。

“实儿，是秋秋来找你？”实实娘憋不住了，终于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她的儿子。

“嗯。”实实轻轻地点了点头。

“你……真的和她相好？”

“好还有假的？”

“实儿呀，不是娘反对你娶媳妇，而是……”

“是什么？”他有点惊奇了。

“怕这样的人不可靠！”无女儿，儿媳就是女，怎叫她能不担忧呢？

“为什么？”他疑惑不解地瞪大了眼。

“就，就凭她头上那波浪儿！”

“这才叫美。”他有点止不住笑了。

“又不是买猫，讲什么尾(美)不尾！”

实实的婚事，实在操碎了母亲的心。村里的姑娘都说，谁跟实实好，除非床底下生出黄金来！过去，媒人带的姑娘总是欢欢喜喜点头而来，却又扫扫兴兴摇头而归。现在，姑娘的话果真在实实的身上验证了。自从农村政策落实后，他栽培了蘑菇，在地里种，地里长出银，在床底种，床底生出黄金，果然致富了！实实虽然富起来，但他那不爱说只爱看书的脾性总使姑娘不称心。乡下姑娘都这样，认为实实现在已样样好，就是这一条不好！

然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偏不偏？奇不奇？被你们喻为全乡的“一枝花”秋秋竟和实实相好了！这消息透露后，竟忙坏了不少人。他们劝实实娘来了：“秋秋是什么人？她长得象朵花，又有文墨又是乡长的掌上明珠，实实和她相配么？你小心到时错过火候！”实实娘听着想着，左称右磅，将人量已，觉得言之有理，便苦口婆心劝实实死了这条心。可实实这人真象块铁板一样坚实和执拗。他以为，秋秋不是那号人！

月儿又从天空蹦跳出了半张脸，披着轻纱，摇摇晃晃，美丽极了！

“喂，喂，”月光下，好象有人在招手。

“噢，噢，”老大娘把她吓得缩回了舌头：“实实相亲去了。